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咫

清

聞

慵訥居士著

錄

第一冊



局校印
進步書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202241
清
慵訥居士著

咫
聞
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自序

誌怪之作始自山海經後世仿之不下數百種或借此以抒情懷或搜羅以博聞見或彰闡以警冥頑莫不有深意存焉非徒以醒睡眠供談笑而已然總不出古人範圍予資魯筆鈍未嘗學問雖博聞強識月亡所能而又不求甚解惟聞怪異之事凡可作人鏡鑑自堪勵策者輒記之而不忘蓋由性之相近而然也今夏賦閒羊城旅館適有采薪之憂不可以風回想從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偶焉成篇藉以養疴積之月餘哀然成帙辭粗筆率較之古人唾萬不及一真所謂狗尾續貂者也以故藏諸書簾不敢出以示人因朋儕恣惠聊以登之槩棗知不免詒誚雕蟲爾

道光癸卯歲孟夏慵訥居士書於病鶴軒

咫聞錄提要

全書十二卷不著撰者姓名自署墉訥居士大約清道光時人其所敘述牛鬼蛇神語涉怪異每則加以評論諷世警時似得晚嵐老人閱微草堂之遺旨自云凡可作人鏡鑑自堪勵策者均筆之成篇可以知其意之所在矣

咫聞錄目次

卷一

談三

章生

屠板生珠

猴子賊

劉議

木車度鬼

無衣人

布客

鷄毛鬼

無無老僧

貓鬼神

徐巫

文姓子

綠蘿山神

陰陽鏡

尤婢

白衣怪

吳都閻

瓦盂

神假物

稻積化鼠

邊將

沈處士

拜五經題

焦女

鄭秀才

武生

劉君名

新酒起痘

卷二

龍神祠

響馬

蛇毒

賊授徒

劉蕪

陳安張福

辨子

人參

鄉民趙子壽

治狐

醉封翁

李老人

雷彩霞

葛青天

雷擊蜈蚣

廣信府署

卷三

柝擊狐

郭介

蚌中珠佛

狀元姚萊

高成

王解官

風捲經幡

大骷髏

某觀察

雷擊回心

崔曉秋

木匠魔咒

蝮蛇

瞿鋒式

佛從土出

某公子

鄧姓

狗報恩

吳洪

漏網夫人

冷先生

蔡十

梁登祥

鄉場事五條

小孤山

卷四

飛雲

楊舟

養鳥報

賣監生

虎拆家

延安府署樓

呂大生

送鐘

海中巨魚

山和尚

驟長人

泥皂隸賒酒

泥皂隸破案

異疾

鬼誤

某中丞

狗哺嬰兒

卷五

秋豔

大熊

張生

泰山

黑虎

宰猪無血

韓生

歐陽賈

太原賈生

乞婦

鸛鴿管匙

滇南李參軍

錯吞馬蝗

畢發

汪誠軒

巨蝎

買龜放生

驅蛇書

巨鱔

牛聽誦經

鄴都府

黃客

某提督

江恂

卷六

蜂幻

土地放火

兩世緣

兩世人

王姓

一言害三命

情格

教子

偷嫁觀音

秘戲圖

妓報

吳興仲子

張燮理

陰騭舉人

陶木椿

卷七

屠赤水

婁真人

何三化虎

鬼死

支離叟

牛鞭驅鬼

臭蟲

石馬精

尚鎰

廣南許信

冷姓

孫仙

驟償前生債

姚家婦

玉魚

占桂知榜

巧騙

烏蟒

菜葉治病

裁縫做褲

下蠱

羅誠

三橋夢

鬼宅

薛長隨

朱翁

卷八

陰陽太守

陰隲地

嫌貧害塔

海鯁魚

徐兄李弟

痲瘋

黑旋風

郭佳

殺兩姦婦

醫者

失火酬神

薛之桐

貞節婦

鬼截路

賊截路

兩姓祠

卷九

秀水盛生

劉嫗

夏夫人

鞠烈婦

嫁禍自害

巧脫

鬼賊

許姓

水蓮洞

三戒

顧友

元寶飛

金二

杏樹

虎口餘生

某巡檢

陳秋巖

揚州王姓

海馬

鬼書

卷十

瞳神失一

賈十

查三

生變猪

方姓

二老爺

龍搶珠

缺耳遊擊

老實翁

狗知朔望

廖某

普依祠

兩頭人

北虎青衛

夢難信

顧孟姜

改惡報

人頭蛇

王三

混報入祠鄉賢

卷十一

換身

天妃廟

憑空行

夏士古

嚴舟子

題主

蕭某

鐵人為邪

張通判

徐尚書墓竒四則

徐婉

百菊溪

天井山

幕友

雷一鳴

洪二

雷州太守程咬金

卷十二

劉士範

謝應龍

山陰秀才

城隍廟鬼逃監

水鬼報冤

周大司農

張封翁

義犬

起家不正報

珠姬

城隍娶妻

李五

五通神

邑宰同廟神捍海

騙二猪害三命

鴨卵珍珠

杜友

向來福

沙色先生傳

殉國名臣

咫聞錄卷一

清 慵訥居士著

談三

談三。開平人。瞽目。家貧。竟有絕技。寓居廣州府城。傍晚。一肩負大布袋。裝笙簫琴笛。鑼鼓鈸鐃。凡和音叶律之物。無不齊備。一肩負木架。右手持鎖鈸。左手攜竹杖。索隱摘埴。凡聞鈸音一聲。即談三來也。欲試其技。則呼之入室。以席布地。架懸大鑼。將大鐃小鐃鑼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吹打一會。口吹鎖鈸。肘敲大鑼。右足撞鐃。順擊教鑼。左足敲鼓。搖板在門外聞者。不知其幾許人也。吹打盡。則戲曲齊來。口唱各調。手彈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淨丑。聲音畢具。遇武劇。則大鑼大鼓。恍如殺退賊兵。班凱回朝。更覺周到。夫以一丐瞽而周身上下。無不有用。且各出其奇。並無合掌雷同之弊。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亦不能造於至極。問其從何學來。答曰。無人傳授。小時無目靜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試撞擊。各得其音。則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則復加。所難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變化。如左足擊鼓。右足敲板。鼓還鼓音。板還板音。方謂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於兩手而兩得其音。況於足乎。

兩手得音。固非易易。况兩手兩足而各有音乎。兩手兩足得音固難。而况欲輕重捷徐。不出夫調乎。是必靜坐揣摩。聽音學調。乃得之矣。此真所謂五官並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靜不亂。心清不淆。可學之矣。對曰。不然。彼無目而拜吾為師者。不知凡幾。教以秘訣。傳以心法。竟無一就。是蓋半由天授。而非可學而能之者也。

章生

乾隆己酉科。有鎮海縣章生。入闈染病。歸家。月不愈。一日。令妻出房。曰。馬某來。當迴避。馬某者。同邑廩生。亡已久。其妻不出。章曰。是何執拗。乃爾也。妻乃出聽。似有二。人言。窺之。則無。馬曰。我在薛將軍廟。充當買辦。將來兄當判官。我代兄求。不知能脫否。須臾靜寂。妻入。其家田傭負租。芒芒然歸。問曰。我相公病若何。適在田上。見馬某行過。說相公當薛將軍廟判官。左鄰亦二章秀才。聞而出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傭曰。方纔馬某說薛將軍廟有六判官。俱要秀才充當。鄰生不覺毛骨竦然。越日。馬某復來。又令妻避。聽言曰。事難挽回。兄其不免矣。是晚。章生卒。至三來復後。其妻遣人訪查薛廟。尋至慈溪縣章橋。拆建薛廟。好事者漆塑判官六。分列兩旁。歸以告其妻。備饋往祭。見一判官。逼肖夫形。其妻痛哭幾欲絕。泥判官亦似有欲淚意。噫。買辦

賤役也判官胥吏也而冥中愛斯文一以秀才當之良以曉明大義不肯徇涉苟且云

屠板生珠

廣東十三行街為西洋諸國貿易之所岸有趙屠設案市肉厯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顧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銀至屠曰前言戲之耳子欲售必須重價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二板值價百錢今計數千倍之多不知是何寶也不售恐錯過時候售之疑備太賤游移未決遷延三年鬼子回國屠恐人竊去收藏房中次年鬼子復來問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去後攜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價須求其異鬼子曰內有大蜈蚣日飲猪血已有定風珠誠希世之寶也必得養之斯不害今藏日久蜈蚣已死珠亦韜晦屠不之信劈案視之果有蜈蚣一條死焉口內啣珠白如魚目屠乃悔前此不售計相左矣

猴子賊

江北田家畜一猴見人玩耍則學之因教以竊取諸物相為戲笑一日脫鎖逸去奔至鄰家竊得手鐲首飾回獻主人田歎其靈慧乃作布袋懸猴項下教令裝物遂無所不能由是左右諸大家頻失重物不疑此猴為盜鳴之官往勘並無失竊情形責

捕跣緝亦無從破茶。數年來田乃致富。猴亦技熟。乃至浮屠最高處樓。馬不復回家。田亦無法收之。商之獵者。以下而禦高。固非易事。况匿在塔峰。非鎗箭可施。商之鷹人以捕雉之法捕之。猴見鷹來。兩目睜圓。仰卧塔頂。此以翅擊。彼以爪抓。鷹之勇。馬能及猴之靈。翅擊三四力。脫為猴抓住。分其身而斃者甚多。一日有童子攜小鷹。至見猴在塔上。即欲立飛相攫。遂放之。鷹鼓翅直上。高塔丈餘。回翔審視。忽然橫飛過去。其疾如矢。只聽猴大叫一聲。眾譁然大笑。逾時。鷹復鼓翼射去。見翅上有物。踈踈而下。猴以爪遮目。鷹乘勢奮擊。擲於地下。猴平而殞。其布袋猶繫項前。而鷹之翎毛。盡有及沙。田以猴起家。而以鷹致死。心下怨為之埋焉。

劉議

劉議。旌德人。讀書未成。落拓不羈。貧病。村口有土地祠。甚靈。香烟繚繞。議俟無人燒香時。到祠跪祝曰。神靈最著。有求必應。某貧窶極矣。乞神賜假銀數兩。暫救一家殘命。祝畢。取艾曰。如蒙俞允。賜一勝艾。投之地。果一陰一陽。議以神許。洋洋而回。初不知其座後有同族弟劉漢也。漢知議乃書霧。聽其祝告何事。聽畢暗笑。議真癡人。神有何銀可假。明晚必來神前纏繞。圖設計玩之。以博一笑。迨至錫鋪。囑以錫鎔成鹽。

劈子兩錠。私置神爐。稍露銀形。彼來見之。必摸去也。次日。依計而行。手持假銀。歸置於房中桌上。其妻燃燈進房。見桌上紙所包者。不知何物。啟視之。乃銀也。妻不識銀。真偽。第見銀光可愛。藏之。開箱取換。漢不知其故。次晚。將銀潛裝神爐。仍在座後。俟議。議果來禮拜跪求。起見爐內露有銀形。摸得一錠。視之。果銀。再摸。又得一錠。喜極。叩謝而去。漢疑。明日議赴肆。易錢。恐以使用假銀。送官。以戲而陷人。以罪。過在己矣。蚤起。瞰議過市。入肆。漢遙喊曰。假也。肆人竟易之。以錢。漢過視。果白銅。歎曰。吾村土地神。若是之靈也。即以實告。議歸。備牲醴酬神。漢歸家。告其妻。妻曰。昨汝之銀。吾愛新錠有光。故換之。取出還夫。漢曰。以玩而真。非議竊取。不便與論。然神之靈。竟有如此之極耶。可不虔以崇祀與。四方聞其事。香烟更盛於前。

水車度鬼

騰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開墾後。始有居民。有徐四郎者。乾隆間。宅內平地。下陷。湧出白鏹數堆。遂成巨富。廣潤屋宇。欲於山深處。募人開墾田園。慮無灌溉。雖有一綫溪流。涓滴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層層磊石相拒。使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障以樹木。因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乃為水車。輪大丈餘。周圍斜繫竹筒。編架。逆豎

水中置有機關。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丈。輪逢逆流。即轉。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橋旁場圃間。建祠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鄴都甚遠。冥中縱有恩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數千年。受盡苦楚。蒙君薦醮。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添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郎驚悟。虔作醮事。後夢前人來曰。冥府已添轉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訓。令世世子孫。禮佛不衰。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爪長八九寸。徧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異再拜。訪問長生之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一聲。響振山谷。倏忽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其人。謂之曰。女患脚瘋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熱如火。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數十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膿流而成穴。樵子朦朧睡去。醒而疾愈。回

視無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夏則見其狐裘蒙茸。嘗聽其歌曰。非圃非農。無夏無冬。餐霞飲露。逝水淙淙。至真可樂。富貴庸庸。彼薄幸者。莫躡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某布客過之。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煌。有人衣緋衣。戴金幘。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伍整齊。昇輿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行。伏於林中。比曉。問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則脫衣。變為斑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戒塗。子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為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弈之形。何至脫衣幘而食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賈評。賈詢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為業。娶妻而賢。詢素以浪蕩為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匪僻之為。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詢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清水澆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為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密。僅

留兩眼小孔。以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過富室。則越牆穿窬。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邀劫。遇空手。則作鬼聲。蹲踞於地。人見其毛衣裳茸。信以為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為害。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布。聞庭中有悉索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詢恐識破。無顏見嫂。開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詢不應。猶以為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過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眾逐之。詢情急飛逃。黑暗中。失足跌入路旁池內。眾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淤。身不能動。叢擊而斃。昇屍上岸。乃詢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為匪類。雖死由於擊。究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控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賈詢以雞毛砌身。復護其面。使人不識。尚有恥也。設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一老僧。龐眉素髯。像貌奇古。言自崑崙山來。法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

柴枯樹。人以爲炊煮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運歸。不許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衆曰。我將西去。可以火化。自將柴疊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僧身服袈裟。攀援上坐柴上。時圍繞觀者。不下數千人。忽一僧笑出曰。我來我來。代爲舉火。俄而烈焰蔽空。火及其身。焚及於鬚。僧端坐不動。隨手將所帶觀音兒覆蔽其面。烟焰上升。柴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嗣索舉火之僧。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丙齋目覩其事。爲予言之。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卽北史所載高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縊死。齋醮七七。卽能通靈。後易木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布袋約五寸長。備待貓用。每竊人物。至四更許。雖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生辰。同僚餽乾麩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後。守遣人分貯。見桶上麩懸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空然。驚白諸守。命役訪治。時府解後。有祀此貓者。役搜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笞其民。笑而遣之。後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晦庵朱子曰。神之靈。由於民之

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一人向背。則靈亦散。故衆民向崇之神。守擊而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尚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流病。延視病源。徐言遇怪。理宜櫛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蛙。置空桑中。以為取信於人。方戚張某。往見之。以蛇易蛙。是日。徐率弟子至。婆娑夜半。華妝偽作仙姬。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呢喃。取童子以為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執指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吞嚙大指。鈎牙呴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羣擊蛇斃。毒發血污。僵於樹旁。弟子昇至徐宅。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傷其肱。延醫調治。皮膚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病者延之。喃喃斂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為之馬。彼夫世之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畧得皮毛。即欲輕試乎哉。

文姓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兒。次歡兒。兄弟牧牛。喜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捷如猿猴。獲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為常。數年。四方雞犬。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劈而食之。或見之。曰。茹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既濟之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偕歡去。遊戲深林。曰。百獸百禽。味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餒。可能為我一果腹乎。手撲歡兒。以共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秧針至。曰。弟兄如此長大。尚博戲為耶。初不疑其戕害也。遂解其厄。歡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間逸。攫歡兒至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尚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尋至。歡兒屍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死。拋入深坑。水化其屍。以償弟之冤。一夕。其父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冤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歡乃狡兔。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狗搯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歡喜冤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圓峭壁。無路可通。山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從。風姿媚秀。豔色輕盈。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探者。女方驚匿。卽有數人如飛鳥之飄落。恍惚牽去。見高堂大廈。曲廡巖廊。巨燭煌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籥。音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焉。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女呼號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綠蘿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竊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育也。因命左右呼女為娘娘。令媪出扶女人。始而驚恐。久而安定。室中金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及布帛菽粟。無不完足。齊備。惟無寒暑。以花卉開謝。草木零落。為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輒有事出。令人邏守之。惟恐女去。數日始返。女至洞口。遙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咫尺。雖見父母在下。濯漑浣濯。女極口大呼。聲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僮僕可遣。一日。夕陽將頽。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時。桃花又開矣。有事。又當去。洞中人不足供使。令盡隨去。惟留老媪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與其背親而生。不如見親而死。飛身崖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恙。惟頭眩目暈。匍匐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見。

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側曰。事已至此。尚何諱。周始實告。婦變色曰。非匿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杳無踪跡。壻父以子年幼。尚可待聘。亦不窮追。事乃懈。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女詳述之。周急奔告壻家。乘夜靜偷娶之。若恐石洞中美男子聞之者。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雲表。牽蘿攀藤。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石壁。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無堂奧。而野花紛郁。靈岫斑斕。迥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斤。強曳登舟。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包裹。珍藏若密。啟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見陰曹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盡在其中。相說異聞。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墜。沒水求之。杳不可得。後有土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類秦漢文。鐫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茆舍。讀書其中。值春作興。男耕女餉。率以為常。一日遣婢採薪。至夜不歸。尋訪無踪。人以為飮虎腹矣。如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啟。有一女子入。跪神前。誦誦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言曰。爾既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入山時。誤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覆。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叢。飢則餐之。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令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婢入坑中。逾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燃火欲擊之。婢始驚懼而下。攜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怪

欽州守戎署。花園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經過其樹。仆地遂絕。其妻急以熱水噴面。良久始甦。詢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相招。後遂昏然。時守戎李某方蒞任。丁白其故。閭署咸疑有異。偶於春夜讌集。酒闌人散。李見白衣婦立簾下。

徘徊左右。却顧逡巡。大喝一聲。即不見。後頻頻作祟。心甚惡之。一日。同城州倅至。談及鬼最畏火藥。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一夜守戎署中。倅聞爆竹鎗聲。絡繹不絕。火藥硫磺之氣。如霧如雲。黎明倅過問。李談昨夜遇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狎褻。由是夜靜必至。目一交曉。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卧不離。人亦不避。伉儷情深。形容悴甚。延醫招巫。竟無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巴蜀。陣亡。噫。李之以鎗藥轟擊者。是欲遠其鬼也。胡為乎見其褻狎之形。而又親之胆小心邪。其不於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吳都閩

吳都閩。諱傑。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都閩。為人不矜細行。常獨坐園中。開牆外笑語。初不為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而上。楚楚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悅其姝媚。神往心迷。攜手空齋。綢繆甚洽。雞鳴即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之。旋吐丹丸。表裏通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匣內。突起火光。驚即取去。女笑吞之。家人恒於夜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窺之不見。慮吳為鬼。

魅所迷。竊勸吳絕。吳攜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刀遽絕之。斷其左手。大指。女嘆曰。忍哉。子乎。誓必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羣相告誠。時總戎方黜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吼。取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女至。怒嚙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俄聞吳卒羣見虎來。倏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遣弁邏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魁星閣以鎮之。

瓦盂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流。跳珠濺石。清澈可飲。一日有田婦出汲。見有瓦盂流下。蘚痕侵蝕。塵埃敲翳。取為飼犬之具。犬食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粲青精。充物其中。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為怪。攜棄泉上。見盂逆流。徐入洞去。傳為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盂夫以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為飼犬之器。以穢褻之。不如藏之深山。韜光養晦。故由洞而入。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橫寬數丈。平坦空濶。入洞里許。溪澗三丈餘。不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藻搖漾。石笋嶙嶙。深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喜事。可假器具。以供客饌。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祈假之物。置於洞口。人自取之。貧者或待舉。大拜跪。宣苦情。次啟神厨。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也。

稻稽化鼠

天地間所何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鯨化為鵬。小則蟻化為蚤。未親見者。常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為論。予嘗至戚家。見渠田間。堆積稻稽。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霉。命工鋤而去之。見草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草尾者。有草足而鼠腹者。記曰。腐草為螢。田鼠化鴛。物因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邊將

豫有郵署。至夜分。恒聞空中有言語歌謠。不能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遂成廢廨。有邊將。奮力過人。路過共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

如麻。豈畏鬼怪哉。屏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粗莽大漢。手持洞簫。按孔吹來。工商合拍。唱則左手如蟬翼鳴。音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曰。如此吹簫。實為鬼物。其怪大慙。顏色遽變。拔劍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簫在地。乃一蘆管。脈肩一具。血痕星散。尋至古墓。後有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猪。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穎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借閱。僧以水陸齋會召魂施食等咒與之。回齋朗誦。忽見蓬頭野鬼。大小數十為羣。聚集階下。滿室飄飄作聲。咸謂蒙師薦拔。羣來領命。沈大驚。思欲退鬼。茫然無法。窘極而病。急召僧作道場。而鬼乃寂然。病亦尋愈。予素不信鬼。一夕起議劇錢。招僧放燄。甫陳祭筵冥物。即有人於南樓。見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踵壇而滅。僧念散孤咒後。忽聽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予而樂助者。在人。衆皆竭其誠心。銷必潔盛。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質鈍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領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僧禮佛。人或誂之。對曰。吾資質魯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雞鳴時。焚香占卦。工深。膠開。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拈。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及應試。經題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遂獲雋。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靈敏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為鑒可也。

焦女

何深。湯溪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往戚家。攜有酒餼。學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意。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卧山中石上。見小山上。有酒肆。光潤潔淨。信步而行。屋房廊舍。四壁鋪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揖客而進。窗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曰。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簾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曾知。儂到春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子。殷勤寄取繫紅絲。歌罷。雷雨大作。陰雲騰沓。暝霧迷漫。風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旌。何大恐。美人曰。無畏。久晴故也。倏忽

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侵人。零雨未止。遙望林梢。若有烏巢懸於樹間。驚視之。乃鷓鴣房也。對巢溯夢。寔即此以生幻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鋪繫一線縵袍。藍色鮮妍。愛而驚之。時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窸率之聲。聞之莫應。方謂暗蟲打窗。不以為異。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云。飢驅棄學過漳泉。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魂飄泊賴攜旋。綠袍且作緋袍贈。桂榜高棲杏榜懸。免死狐悲敦古誼。啣環結草自年年。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營。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簞輓之室。朽骨雖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種此福田。騰茲雲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副其所托。翌日出省。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

托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
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斃于
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時憶前事之奇。後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
私字。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間。忽聽吟聲云。啟匣光纔滿。推輪影漸
移。太清原不滓。普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魁天下。閱兩載。果放
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
因憶黃蘊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問
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
即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辨。不認即送法
司。拷拶研求。黃聽言皆有因。事難隱諱。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拏送按
辨。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
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中丞。飭領完案。嗟乎。民之為盜也。由于貧。至
於富為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幕府。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夢。而學使幾
為朦混矣。夫乃歎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鄒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鬥鷓鴣見有佳者不吝重價羣居終日論鷓鴣之貌決相鬥之奇此外即置之淡然提籠出門金決輪忌殆無虛日數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土一幅無力倩傭自耕自耒妻提榼往田餽餉至道旁見草中有鷓鴣紫羽對鬥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己至午二鷓鴣力倦息於田間乃掩取之藏於榼內生飢回家方轉山坳見妻行草間訊之告以故生啟榼取視曰此鐵嘴鷓鴣也世希有之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門飼以壯食日夜把持縱兩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出典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遂入省門適遇族中少年喜事者來店生先以白金出賭詎鷓鴣猶未復元數嘴即脫翩然飛去衆笑其怯輸白鏹三十猶存一鷓鴣不敢與鬥即攜回加意調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曰今可出門矣與妻商曰吾家僅剩土與牛焉能養活不如沽之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妻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賭之屢鬥屢勝以一敵百不數日即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茶客出重貲來鬥生以為唾手可得開籠而視鷓鴣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回至鄒田土盡復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得不

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觀門鶴鶉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名

劉君名。旌德鳧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於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
所用之鎗。桿用烏木。箠以細花金絲。所養獵狗。喂以牛肉拌飯。過獵時。帶狗而出。狗
則亂竄搜尋。人即飛跑。跟亦不及。每每覓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箇。獵時。將狗以袋
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咬。用鎗擊之。獲獸更捷。劉性喜
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夕。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即醒。
聽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為憑。未幾。又睡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
須繫記。即醒。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下人曰。若有客來。為我
盡復以外出。至日午。有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能阻。而劉亦
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回此。擾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奉
陪也。友曰。不遠行。即在此後山。何必固辭。數人拉之同行。劉強從之。友見劉許同行。
又欲帶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彈。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
適有巨鹿走出。友即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持鎗向天而放。誰

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衆人昇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尊劉。分肉而共食。友人曰。子不擊於鹿之來。而中於鹿之去。視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皮為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稱適體。至天暑。命僕易褥而晒之。毛間有彫。僕持藤鞭擊之。而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鹿毛盡飛。劉身拈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毛處。肉即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大。久之而週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殞。人曰。此乃鹿之為祟也。吾以為不然。夫劉之得夢也。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從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逼其擊也。於劉何與焉。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也。

新酒起痘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痘。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子歸後。亦思麴蘖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聞幼弟患痘。即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昇之廳旁。眠椅上。用席撫之。父對僕曰。余家為痘症兇險。一連五六

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眾皆啟俵。是子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已死着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乎。將席移開。以酒灌死者之口。緩能潤下。因自飲一杯。灌死者一杯。直至酩酊。自縮至桌下橫睡。而置死者於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撫之席已去。罵曰。酒鬼酒鬼。令爾管屍。而任屍露睡。糊塗極矣。呼之不醒。急至屍間。見臉上陷下之痘。顆顆分明起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週身上下。痘竟密洒如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命。醫者無能為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子。變為爛臭麻子矣。此皆由於是子之氣體弱。而痘毒重。不能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灌之。得助其氣。而托其毒。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甦矣。今之為醫者。第以毒重者其火必旺。於是用寒劑以瀉火。峻藥以攻毒。殊不知體弱者。非內托不可。攻毒則體愈虛。瀉火則毒愈陷。是不死之人。而速使之死也。庸醫殺人。深為可慘。余故載此一事。以為痘家準繩焉。

咫聞錄卷一終

咫聞錄卷二

清 慵訥居士著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寺。一夜月光如霧。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為同寓寺中也。由是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適居此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異日君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即有童子來迎。曰。吾奉主命。掃徑以待。士曰。爾主何人。曰。吾主即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同入深林。見有宮殿。菟我。老人已拱候門外。迎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既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逢舊雨。更覺綢繆。每食豐潔異常。固辭得歸。老人送至林外。呼童子取豆一盂。曰。僻處山林。無物為敬。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視夫豆。隨行墮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覘尋。但見靈湫深邃。潭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即是神也。士人撮土為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

別時。已露謫居之言。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遇。見宮殿寃我儼然。貴胄之家。而猶漫不為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食首着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蚩蚩焉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詬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難識其反。圖財於至秘。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馱本獨行。往來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銀則自出。布客見其慷慨揮霍。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為同里富室子弟。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欣得意。以為此次途中。可無弔影歎孤矣。入歷數日。復有客六七十人。雕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停驂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予之姻婭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與為伴。又過數日。至半路山中。風雨淒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驅。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三更。店主見客房中。燈大煌煌。照透窗寮。從隙相窺。布客捲帳獨睡於牀。諸客圍燭踞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

談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辨色可行也。諸人答以即欲睡也。旋店主腹
疼如廁。仍從窗隙窺之。燈已滅矣。廁中聞大叫一聲。回復問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
以為客夢中顛倒之聲也。亦不為意。迨雞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店主查點出客
入店內少一。曰。昨宵入客共十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諸客曰。爾
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誰乎。店主不能應。即上車去。店主細想昨
夜之異。報於捕役。通於地保。白於鄉鄰。入觀其室。並無蹤迹。迴環審視。板扉有指頭
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悉是盜也。蓋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
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隘口。同聲齊集。圍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
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攜一團濕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僉供少年
為綠林之魁。檢知布客負重賫。獨自往還。約盜先後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反
醢之。不致血溢。分攜其肉。藏帶於身。擲之靜密坑中。以掩其跡。初不虞店主之疑。而
查也。官得其情。實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衛秋橋自晉遠來。聞諸
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瘧疾復發。困頓欲睡。秋橋遽去。驚歎久之。惜此事忘問
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竊。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澤之間。故略而記之。以為東

西作客者。使之閱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靈驗一時喧傳。細民黃達業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難免。黃達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耘田。忽驚腿上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也。倏忽浮腫。疼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剝其肉。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盃餘而疼止。毒亦散。達以為已應術士之言也。難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肉。膨脹如斗。用竹刺之。暴裂潰水。水入眼中。疼痛異常。倩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閱時憲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王阿乙者。穿窬之雄也。夜則出入富宦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挾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為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茫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往往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

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略知一二。然未蒙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稀。今夜同住一試之。夜深人靜後。師徒至徐牆外。先開一竇。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即出來。若以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入。乙以荊棘塞竇。肥於黑暗中。摸取牀頭草帽。戴之。鑽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遂問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鷄籠。乙曰。主人可告知爾置物之處乎。肥曰。心藏深收。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爾至雞籠前。將身上破衣。緩緩撕裂。如鼠噬物狀。肥如其教。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沽來棉布。放置何處。聽鼠裂布之聲。恐為所傷。婦曰。無妨。布在褥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人取與爾。肥又請計。乙曰。爾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我隱入門後。拔闕牽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必共起視。爾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驚。曰。野狸拖雞。夫令婦取大然燈。婦曰。籠已移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狸。雞去逾遠。肥竟席卷捆布。匿于牀後。俟徐夫婦睡熟。仍由竇出。乙曰。孺子可教也。彼挖竇而入。予已知之矣。然賊徑甚偉。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挖竇。當以木人頭進試之。恐狼心人俟賊之進。而以刀殺之也。又開門而進。要放膽大。聞有響聲。可探若家之。或醒或睡。

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
橈橫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爾可攜賊逃走。主人由門追出。橈攪其足。必跌。俟
其起而復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文人。一跌喊疼。亦不復追。得賊而出。必驚醒他
家。使之知覺。緊防。免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追賊。彼看失竊
情形。即如何方之賊。賊非伊得。其肯認刑。不招出我乎。招之。案被伊破矣。至於身邊
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少。逢有鎖處。摸其鎖門。而即以鐵線鈕成
一匙。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歇足。此乃躲閃之地。設在樓上。撬牕
主人聞聲而起。爾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牕檻推開。只可乘其勢。而兩足
翻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欲取人食物。將筋數枝。用手搓之。其聲恍如猫之食物。主
人必告之。此其道。總以心靈妙想。不能一一教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素必破。吁
穿箭之道。密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蕪

閩中甯洋縣。鄉婦劉張氏。有姑無翁。姑年老多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蕪。耕種為家。
奉母亦孝。婦產子甫及彌月。家畜一母雞。殺而烹之。以為資補。雞尚未熟。婦出溪浣。

夜夫亦出田。芟耘時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挾人之隱。揚人之短。捉影捕風。起鄉鄰之口舌。指鹿為馬。嫁奇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加裁。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因見無人。不停足而適戚家。周姓之婦亦不在家。聞知失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爾尋雞子。適見劉家烹雞。不知即是爾家雞乎。盍往觀之。周婦即入劉室。不見婦。即見兒在牀啼。開鍋視之。果烹雞。周婦疑劉之攘雞。否則予之雞錯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兒已糜爛矣。大哭失聲。氣咽而絕。姑在牀聞聲。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痰湧仆地。亦斃。其夫自外至。見庭中間寂無人。進竈房。母與婦俱死。兒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觸階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稠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見劉家門外有二婦人。跪在簷前。衣裂見體。背上有朱字。一書搬弄是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兒絕嗣。害人滅家。衆驚視之。即鄰婦王氏周氏也。階前有一死野狸。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衆驚問劉家。何無一人出入。視其室始揣其情。而報之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挾仇謀害之事。雖有雷擊朱書為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鄰受苦刑。竟無確供。

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即以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綱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往泰山販油至山下誤入一巖行五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尋木藤葺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也陳徘徊躊躇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舉頭見一藍面人擲寸許楮包取視得白金一塊權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岔而走見碑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愛之忽踏一礮磚步重磚翻露出元寶一福喜極挨次啟磚而視俱有元寶路尾有銀牌一面福脫衣包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為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尚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遍賞銀牌一面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惋惜者累日又廣西宣武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屈曲而進內有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宰祭而求銀者銀藏於身即目冒頭眩難以出洞擲之即神清氣爽出洞必

有碎銀可檢。檢之祇可當牲禮之值。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土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劈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醫愈其女。官恐將來為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入必一日。且黑暗難行。即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不復思此銀矣。夫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定。彼蚩蚩者。可不必妄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催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單瓢。以故鉤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子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

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偽。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籌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許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稟官。即坐堂審訊曰。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為姓。以養父之姓為名。應考赴試。念其恩養已久。其子仍留義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義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為義父持喪期年。為生父斬衰三年。着義父須擇立繼子為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義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離裏者。迥不同矣。是案也。分三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偽言死而辨其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為後世法矣。

宜良山有廢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巖。異草怪木。冗雜菲蔓。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攜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厨。褫衣用水洗淨。至于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山。俟我回來食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為本。令道長如此殘忍。諺云。惡人往善地尋之。即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放之。又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然無聲。想已煮熟。逾時已久。師尚未回。恐鍋中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滿釜一聲。小兒躍出而遁。其徒駭然變色。即追無蹤。適道士自外來。手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歎曰。汝誤我矣。我創此寺三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為此物。此非小兒。乃千年人參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尚留其衣。食之。可得上壽。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衣。已失所在。水為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護守寺門。我去矣。後聞犬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返。人以為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骨。如

以正心修煉乃能成仙。是道也。既無道骨。又不加靜修之功。而徒思食天地至寶之物。以昇仙。悞矣。悞矣。無怪得而復失。不如大之心。無嗜慾。而得食此參也。從知心有嗜慾。即非清淨。其何能得道。而妄思昇仙耶。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庵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富而驕。日肆飲博。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空。只餘瘠田二十餘畝。十年三收。賦役甚重。脫售無人。因思族姪有容。雖腫多病。家殷忠厚。商同族長有寵。勸與售之。有容念係一脈相承。不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轟聲如雷。石中涌出清泉。一股環繞此田。可藉灌溉。至秋禾大熟。較之往年。則加三四倍。由是無呼旱號涸之苦。而瘠壤竟成膏腴矣。時同族有安心羨之。遂與子壽言曰。爾賣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價賤。今則腴而價昂。爾可住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爾收贖。轉賣與我。愿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遂如其教。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不願接售。因族長再三勸說。通情買受。今我不能加價。如有人售。還我原貲。有安照原數給子壽銀贖回。加銀三百兩。與之賣之。遂當官立契納稅。以杜再有翻異。時維九月。轉瞬

春耕忽一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瘠田。未幾有安家業漸替。與子壽等矣。而有容安富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呆子吸西風。即此之謂歟。予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子壽只此瘠田。一賣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決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貪者起慾。有安殘刻人也。其銀豈易出乎。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子壽得增其財。巧莫如天。想子壽平日。祇知化銀。而無忌跡矣。

治狐

昔汶上縣令諱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之稱。其邑之北門底。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女。子已娶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廈屋渠渠。開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為怪。一日。盧女啟檢衣篋。見三寸許長小兒。眠于衣上。呼嫂視之。突來巨猫。遂啣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為讐矣。倏而憑空叫罵。有時糞置食中。甚至兒媳穢物。常納翁衾。舉家驚悸。盧翁聞某宅有女狐。稱九姑者。從不為害於人。時與婦女隔壁談笑。且喜代人調和競爭。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畜名叫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聲譽耳。其雌者在麒麟臺下。迷人害命。已被雷擊。彼匿在比干墓裏。賢者寢陵。雷亦矜式。獲免其劫。今復敢來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為復命。次日。九姑寄口信云。

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為妻。以汝後樓為巢穴。樓中尚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怒曰。城隍理一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爾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城隍至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熒熒。中至一穿紅袍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屬狐言語。盧知狐扮為神。以巨石擊之。一閃而散。盧女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救。母與嫂急扶起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值縣尹傳衆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畢。獨指盧而問之曰。年兄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耶。盧悉陳顛末。公偽怒曰。凡人奚可與仙爭拗。且仙以喪子而要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傷未愈。一二月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整潔。即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酒醴。以供奉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為是臨別。又以目授意曰。汝勿憂。我非刻舟求劍者。盧歸。即遵諭恭敬位置。精潔具獻。狐樂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戒。次早閉門辦案。不令人知。至晚傳集衆役。親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輿入拜。取懷中牒文焚之。出諭衆役曰。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安在。盧引登之。公手指狐位。怒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將牌

位取擲樓下。命用稽草包似人形而杖之。杖下二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額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板擊之。不多時。草潰而木爛矣。焚之。有燒毛臭味焉。公復詣廟謝神。巨聲請曰。還乞神恩。於三月內。將狐黨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庇矣。祝畢。返署。至夜。滿城狐狸嗚嗚四起。有哭黑胡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怨及大令者。凡令所涉之處。而哭聲頓息。三月後。寂然無聲。九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所往。而盧女無恙焉。盧貢生頂香詣謝。闔縣紳耆。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邪不勝正耳。均皆待之以禮。而汶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汶上逐狐之事。心羨慕焉。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告示。遣役賞至彼處張掛。役乘月色而往。行至中途。足疲。憩息于白楊樹下。戲罵曰。何物妖狐。作祟為害。累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乃紅紙包。啟得元絲銀三錠。役納之歸。由是太平集之狐亦斂跡矣。

乾隆年間。浙之甯郡。有某姓者。家有狐妖。其媳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將夢中少年纏繞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邀壯而有膂力者。夜必三四人。秉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即倦。力士即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餓。至大缸取粥而飲。故罐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化。臭惡難聞。而缸中之大猶紅。衆皆喧罵。有憑空而碰傷其額者。有在牀卧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經。使狐之不敢近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攪擾異常。其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燒其鬚。而道士變為太監矣。翁乃控城隍。並控于縣。時有邑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呈。而齋戒三日。親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視之。即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內乃城隍牒。附有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即傳某翁來。示以文。給以符與鐵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埋鐵牌于病婦之房。夜即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訝事之奇。後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從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覘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相通。陽可以理陰。陰亦可以理陽。狐之秉天地之氣而生也。本屬陽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尚未蹈殺身之罪耳。然為害於民。咨嗟問卷。官應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遁匿矣。而城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由官之公正為懷。是以捷如影響。傳曰。苟有明信。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耽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子。有子三人。長已肄業庶常。次與二同登賢書。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矣。時屆麥秋。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獲焉。先時有一丐者。名允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允兒悉陳致丐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殷勤。喜而留為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允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聚飲于垂楊之下。俱入醉鄉。適有拾麥婦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即某翁令嫗。尚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變色曰。二位公子俱已婚娶。我門第雖不敵公。豈

肯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家無人。允兒是我同宗。嗣為第四子矣。某翁曰。公果繼之為子。我即妻之以女。傍一翁曰。我執男斧。又一翁曰。我作女柯。正在哄議間。允捧饋提壺而至。眾鼓掌曰。新婿來矣。速拜岳翁。岳翁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姻。毋貽後悔。令人議論也。眾曰。此言是矣。眾遂立扯允跪於封翁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為四子。聘某翁女為爾妻。待爾同親生一般。並無屬毛離裏之分。允即首謝。眾又扯允行求媒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餞至夕陽已晚。盡皆倒掛接羅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困酒在牀。兩媒至呼曰。猶未起也。甯以昨日之事。猶有變卦。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子甯不知我諾如季布乎。况偶然遇之。卒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媒拜謝。擇日備禮行聘。而某翁因醉中已與允兒有翁婿之稱。人所共聞。遂受聘焉。旬餘。收穫事畢。允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還。翁悉言允事。三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矣。友愛如同胞焉。次年為之完娶。對年即生一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直上。政蹟文章。膾炙人口。仕為名宦。沒祠鄉賢。宗族戚友。亦無議論。犖牛之子駢且角者。當其始也。允不過藉此以餬口。故夫勤矢慎。初未嘗計及終身之託。

即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為敘集耆友。調笑以樂暮年。孰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世之論其事者。以為允之誠謹之報。吾謂允之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以貴適賤者。收僕為子。嫁女與僕。此人之難能之事。而二翁能之。是天之顯貴於允之子者。正所以彰二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斯之謂歟。

孚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樓觀台。相傳即老子騎青牛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往來。不計其數。有一道人孚老者。不言何處人。聽其言語。似北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時即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咸稱為赤腳李半仙。其所談多明末及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各省之要隘巖區。以及五方之民情土俗。歷歷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於紅布街武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槽上打坐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數日不食。或一食而兼數人之餐。鋪中見其異。向占一日之子母。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懷中。不與亦不索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多往還。交無貴賤。不解禮儀。侃侃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答。或

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旋即散去。不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極為宏闊。照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咨嗟。且間有覆車傷人之事。老人陳于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北。時有競言風水者阻之。老人亟請曰。大人以愛民為心。幸無以術士之妄言。而息使民之美舉。縱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其請。自開工後。一夜所修。捷於日間。百倍。不日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輸子之流。亞鯁。至今往來此街者。車聲齟齬。莫不誦老人之德也。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羸弱之症。百醫無功。聞半仙名。延之醫。坐於坑。悉陳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聞之古人云。氣愈行而愈暢。力愈用而益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不用耳。因將一大指。豎直於坑棹上。全體空懸。離榻數寸。而盤膝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某翁驚曰。億甚矣。焉能為之。老人曰。尚有易者。遂立身庭中。謂之曰。汝見戲臺上裝霸王乎。始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之。勿懈。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

如其教。初則勉強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後竟壯健如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候補某。由議敘分發關中者。上無門第之交。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聞見多踈。典盡衣篋。而饔飧無措。四處張羅。一無布置。情急倉皇。老人偶過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名官職。及現歷景況。為之別尋公館。博置衣裳。僕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為之延譽營謀。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徧西安。微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繼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謁之。而終不遇。若逆知而預避者。友人問之。老人曰。我欠前生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請某公自為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為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舊雨。一日。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去。且須兼程而返。尚可無悞。早臨別。又贈一囊。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親人。囊可開看。公果於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醫者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而返。太夫人已昏迷數次矣。公寸心如割。呼天搶地。幸而子偕醫來。眾視之。即舉城所稱催命鬼者。男婦均以為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

命醫之。藥三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兒果來也。我在昏迷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爾。我病愈矣。公感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本中人。而性嗜談道。與老人頗親近焉。一日者。老人請至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矣。遂納書於袖。令僮移榻於天井東牆下。公子曰。今日夏至。天氣炎歊。稍避日光。移照。奈何。老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水之冷。搖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獻物。又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二友。皆老人素所厭惡者。扯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曰。明日絕早。汝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署也。次日。竟不獲往。命司閭者覆之。老人曰。此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夜坐化于石洞之中。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得信而至者。以萬計。當道亦過。而莫醜。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遇老人。見面貌衣冠。依然如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不知然乎否也。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督師征勦。有州牧劉公。非直人也。專辦糧台。攜僕雷彩霞者。年未二十。貌如張子房。而勇如顏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者。大帥令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任。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從。行至荒山。霞縱馬先登。遙見獠賊數十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霞。霞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迅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駢駭反奔。又抽箠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軍指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覩其勇。而愛其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質。竟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傷主零落沙場。心何忍焉。若能代主敘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教。敘劉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薦劉晉銜。返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女無人識。子是男兒螺黛勻。我受一言安爾主。也應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掣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偶遇雀符。縮頭戰慄。賴我奮衛險途。迄於安吉。所以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好龍陽君之流。與。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山中獠矣。兩旁觀者如堵。

無有一人敢與之撻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衆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為賊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即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圖財以輝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胄之子。不憚斧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氣隱身。莫蹤其跡。足與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鞫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置於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為攫去。足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即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閤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于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閩郡喧傳為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繫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

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扑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痴。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子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矢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緝。弋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舖內柳斗相若。逕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于官。葛公諷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舖。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民也。即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麻。問曰。兩家誰賣芝麻。雜貨舖曰。小人舖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為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卧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

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為善于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一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雷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懸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壙。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楣。紀名昉。號晚嵐。三人先至寺。候王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祭。未幾。黑雲蔽天。轟雷震地。駭雷繞棟。傾雨盈階。晚嵐曰。吾三人中。甯有一人應際雷劫乎。此時大雨阻道。輿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待。余腹已枵矣。家居最近者。雲楣先生耳。當命价過宅。令烹羹作餐。以饗朝會可也。雲楣曰。吾心亦作如是想也。三人脫帽露頂。退居宴室。候食至而飲。忽見晚嵐珊瑚頂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頂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簷指彈而去。雷即擊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變身長五尺。有奇。寬三寸許矣。雷聲即止。雨氣立收。紅日當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為怪也久矣。其化小而依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不可逃。仍然擊斃。從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宿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所稱三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已化龍而去。其三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有奇異。以為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即供三大王之位。朔望行香。歲時薦牲。牲之外。多陳雞卵。卵為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閉中門而開角門。地即震動。屋搖牆傾。乃循其舊。而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遣家奴至廣。葺署整衙。宿于門房。夜聞響聲不絕。如殿中打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三大王也。告以故。遂沾香燭楮錢。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迨官抵任。奴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芑蔭郡署。全在大王。今聞王之名。願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鄙眼。命即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明燭。晝夜不絕。守至五更。人皆倦卧。官乃晨起。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斗。遍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木葉之落。恍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令人站立不穩。顧即驚仆。家奴扶之而歸。薑湯灌之而蘇。旋即丁憂。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今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為不祥之物。後顧服闋。升至廣西廉使而止。蓋是蛇之得見。亦由顧之爵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即決吉祥之兆矣。

咫聞錄卷二終

咫聞錄卷三

清 慵訥居士著

析擊狐

黃溶小字邦懷。堯鎮沙溝營之邏卒也。弓馬生疎。守將屢欲擯斥。而憐其老。令重門擊柝焉。一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暾漸出。遙見城半懸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吸日影。以柝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君非黃邦懷乎。曰然。揖之曰。予姓蔣。訪數日矣。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何事。曰。此處不便徑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蔣同請於營守。限三日回。馬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固請曰。有事不妨明告。蔣曰。予嶧山人。只有弱女。恍恍惚惚。為怪所迷。怪畏君名。請為我一驅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既行矣。姑試之。忽憶彼家妖怪。即是前擊城半懸狐乎。悔應蔣命。惴惴然猶慮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蔣女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為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

狐曰。家有符咒。爾將去矣。狐曰。我白公子也。世俗勅勒。傳訛已久。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可畏者。獨黃邦懷耳。女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為利害。前年幾為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幣。請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中。令群姬守之。黃橫寢門而坐。馬俄聞門外如風吹墮木葉聲。即有少年至。驚問曰。爾何人也。遽集於此。黃厲聲曰。子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駭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嚙噪而逝。怪遂絕。越宿。黃告別。蔣苦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蔣乃厚贈以歸。

郭介

桂林萬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惻然。用藥鑿破土瘞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綠襖黑裙。踵門告曰。子郭介也。悞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尚有難。明日。有人攜竹筐謁君者。籃中物即子也。倘能再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牒徐生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木叢。間有兩蛤蚧。思處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捕之。得其雄者。將為藥醫馬也。萬曰。舍之。徐不允。遂詳述夢中之託。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步山林。忽出一蛇。昂首閃舌。飛越

過來萬情急欲思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於蛇首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即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輟舟楫需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風生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盃頗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賣時西洋人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漁子希增高價違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妙尚須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五百

狀元姚萊

姚萊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即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纍纍至臘底債主帶衾枕臥索者甚多嚷嚷充闌萊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萊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了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萊又向

母索之。母向父曰。即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來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奎星。我在樓讀書。爾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菜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讀。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于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奎星站後。若人下樓。即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某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邀諸公至此。照券完楚。衆皆散。如期。某一一為其代楚。菜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婿。吾當延師教之。菜父曰。爾肯與女兒為婦。實為萬幸。擇日納徵。畢。接菜過家。聘師教讀。後點狀元。回。菜曰。我做時。承小花面裝扮奎星。伺候三宵。得債主成就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攬輿跪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求開恩。菜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高成

關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歿。宦囊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歊。一夕。皎月映戶。與友坐街納涼。忽見一黃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為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

趨避不及。悞竄入成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濃烟一縷。緣領而出。取衣視之。自背面以至足下。線縫裂斷。層層皆然。急為紉綴。針不能入。竟成廢衣。同伴咸謂不祥。咸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為予言。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丞牧以下。均有餉差。惟滇省最遠。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有嵯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彝縣境。山巒高峻。林木葱蘢。忽一陣狂風。輿夫棄官而遁。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為。仰首見一黃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胆落。寂然無聲。虎即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羣訝曰。官雖無恙。而魂胆已裂矣。亟負至解。用湯灌之。始甦。曰。青蓮所詠劍閣之險。亦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聞響即驚。驚則遍身汗出。色藍如靛。醫云。其胆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風捲經幡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徒眾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廳事懸佛像。設供具。

門外建立高幡一竿。幡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者迴避。將至日
曉。陡起大風。截其竿。而幡如紙鷲。飄去。直騰雲中。天矯如游龍。約二時許。倏然西下。
踪之。得于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即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
延高僧。胡為以玩弄。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致天風示警。亟請無慚于空門者。
延令再誦孔雀明王佛經。方得超冤脫孽。并多化楮幣。以數冥用。言畢。夢醒。徐如其
言。另招僧禮誦焉。予于傳異記。見崔元微遇數美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每苦惡風。
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作一朱幡。圖日月五星。則免。崔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
苑中桃李無恙。是幡可禦風。胡為反遭風劫。蓋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幡上所圖。又
非日月五星。風姨視為詫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比。故折竿裂幡焉。未知然否。
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于山川。非建衙署。即多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
後設副將。嗣因承平日久。地非緊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
金易之。鳩工改葺。煥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廣二丈許。四圍俱方。土工起石。將施版。

築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愕然。竦然。某亦為之改免。遠命仍以石掩之。不復居住。轉售焉。說者謂防風時之骨與。或異獸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前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道。其門不一。有聞牌估標者。有擲色開寶者。聞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入其場者。奸盜詐偽。居多。即其人本中正。一入此場。即變為狡猾。昔有父為尚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家本素豪。寓中無事。日與賓朋賭釀。消遣所愛者。惟有開寶。日在私室。裝成寶匣。令親信小子來福捧出。安置客廳几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得意。既開以後。有譏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為重輕。專以開熱為開懷。有張姓者。常出入其門。賈主極稱相得。一日。見福携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象見其平日胆怯畏輸。下注謹慎。茲何胆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各如其門賈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曰。以閒悶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

附和情殊可惡。觀察令照數賠償。給公等銀票。令各赴舖自取。局竣。約費二十餘萬。觀察曰。諸公請進書房。一叙衷曲。行至一處。高軒敞亮。讓次坐定。觀察色莊厲聲曰。我與諸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必是來福携匣。洩漏機關。命僕撻之。來福泣告其故。觀察云。張某在吾家往來數年。每年給渠千餘金。情分不為不厚。我聞時聚局。不過取樂。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遊之誼。請從此絕。即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母領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雷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橫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嬌慣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疊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即長跪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願求神赦。倏忽天霽。彭延僧至舍。誦經懺悔。先跪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誓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廩生崔曉秋。久因林闈。援例輸納。益曹來粵。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

甫入境。吏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袍飾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宮。面目衣裳皆同。眾皆驚異。到任。公座職事人役。見有兩宮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崔不知也。咸相告。崔驚懼。蒞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褥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延道士祈禳稍愈。後吐血而沒。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魄也。始則魂雖出而猶附于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至魂遠于魄。則歿矣。豈另有鬼作祟乎。故醫生道士均不能治之也。

木匠覺咒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算法。合其意用好筭。不合其意用惡筭。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箸數十枝。遍插土上。以土掩之。蓋欲其速敗得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喜如麻。人閒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誇。嗣以後門壞爛。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思前此幾為看破。先為魘魅。遂刻木人一。木馬一。碎木一撮。置于門限之內。周于窗櫺見之。急出問訊。匠為禹步戟指。看見主人。遂噴水而咒曰。叱咄赫赫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翁。未粟盈倉。輿僕畢至。驟馬成行。自求多福。

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初。百餘年來。竟如匠祝諺曰。人有千算。不如天算。正此謂也。
喃蛇

廣西多喃蛇。必以至大者獻之于官。有某縣官到任。民獻喃蛇。官見而懼之。令昇去。而民求收。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閱數日。又以大者來獻。官見之更怯。曰。吾非嫌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識吾音。爾等當傳諭知之。又滕縣雞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睡樹下。適喃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雞頭者覺。週身色裏漸緊。切目不能開。亟取肚囊中雞刀。向前開割。裂腹而出。蛇已死。而若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盡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雞頭為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咸以為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喃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剝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悉以友說。故合而載之。

瞿鋒式

瞿鋒式。滿灑豪俠。弱冠補弟子。寓京師前門外。少年老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于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某

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餽。某年秋闈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牆倒壓斃子。為異人傳授深得柳庄妙訣。毫釐不爽。子其志之後。鋒式食餽准貢。年月悉皆吻合。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牆下。追念前事。凜然大懼。見一少婦携幼子。哭泣前來。行色倉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吾夫病歿。不能市棺。行將相從于地下。欲携幼子赴水而死。鋒式止之。遂將膏火銀五兩與之。忽見牆外有物如球。光怪陸離。滾滾而出。急趨避之。纔舉足數武。牆忽倒于身側。幾為所壓。回首見前術人在旁。笑曰。異哉子乎。陰隲紋滿面。且延壽矣。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為善。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即起惻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意。乃真善也。故免其墻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土厚而鬆。有一游僧。至新嶺涼亭。棲足三宵。忽揚言見嶺上放光。當有異事。越日。果見金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以為活佛降世。日夜誦經。勸人施舍。落成殿宇。哄動愚民。聚眾數萬。眾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出。真佛欲棲此。

土也。僧又雕木如意簪數千枝。凡有善心施捨者。投之以銀。即拔簪而與之。曰。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像。在新嶺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于上。用土埋之。早夜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于人。雖至靈之人。亦以為奇。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尚書公子。生而穎悟。個儻不凡。日以僕從游狎為事。尚書屢次訓誡。不悛。一日。有王舉人。春闈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擁簇過去。目逆送之。曰。國器也。問諸途人。始知為某公子。次日。即持刺投謁。閤人拒之。時尚書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費。欲我攸助耳。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對以某見公子聰明俊傑。偉貌超羣。日作閒遊。不讀書。殊可惜耳。尚書曰。此子矯橫。吾屢教訓。其奈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荷不棄寒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為公子師否。尚書曰。善。即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命是聽。遂將公子與

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及詩書。如有弓矢。即以技射教之。如有管籥。即以音律教之。隨其所欲。即引今證古。而開導之。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書。何不讀之。舉人曰。儒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即白尚書。重拜為師。尚書喜甚。舉人即以師長自居。不妄言。不苟笑。昇以周易。使之熟誦。識緯術數。盡測其蘊。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尚書曰。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為之師矣。請從此辭。尚書挽留不得。翩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廕生補官。出為監司。屢至軍前。著立奇功。為大帥焉。予幼時聞人言。尚書失其姓。即以某公子言之。舉人失其名。即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予幼時。聞人言。某公子為大帥時。凡有異客。供給甚繁。視其才藝。分為三等。聽其去留。門下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床前土牆應仆。遂勸客他徙。客哂曰。不妨。此牆寅時因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為若人之學。甯勝于我耶。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

適自某公子軍營來。鄧曰：汝有竊術，何復行之？客曰：勝于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啻千百在彼矣。不入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鄧聞之，爽然若失。晨興，同客而返。

狗報恩

某商家養一狗，尤惡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晚猶緊，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竊從後院逾牆而進，是犬領衆犬將賊圍住，隨吠隨咬，勢甚兇勇，無可躲避。見有一高桶在院，賊即覆轉，藏躲桶中。計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人見狗圍桶，究屬何意，做之，乃一人也。賊以實告，哀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贓，而釋之。後是犬養已多年，毛落殘，至更深，犬對主語曰：前生我貧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銀，以致逐出，復以此為恨，在外辱罵，冥府罰我在汝家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斃，主人念其守夜甚勤，而埋之。

吳洪

德興吳洪，魁梧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飛獸之奔逸，一發即中。一日晚間，忽然遍身發腫，咽喉喧隔，謔語喃喃，室中拋磚擲石，敲戶擊扉，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

徐道士演茅山法。延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連響三聲。見一蓬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手一提。裝入紙瓶。携之屋後埋之而去。從此室內安甯數月。一日午間。洪又見前蓬頭鬼。引千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攘更甚于前。家人仍延徐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此皆冤孽所致。不可救治矣。宛詞謝去。洪形軀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夫洪之學矣也。初未嘗期于獲禽。不過借禽以為準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腹。遂至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孟子曰。人豈不仁于函人哉。夫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碩如有孕。父母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譎。惟恐醜聲外揚。壻家知之。逼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甘自戕。欲俟分娩。視何妖孽。可辨己之貞。而解親之疑也。如是數月。壻家諷吉欲娶矣。田見女如此。計無所出。怒謂女曰。今日即汝畢命之期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于地。盛氣而出。並訛其妻。妻愛女。割雞為黍。令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床。始淚已之死在冤枉。繼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陰中習習作癢。有虫接續出。由股而

下。醒即解視視之。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田歸。妻告其故。知女非有污行。始悟女腹碩。由蜈蚣。今藥雞香出也。病可除矣。令妻置雞于木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真雁于歸。魚水和諧。接婿過門。戲笑閒談。及此事。婿亦驚甚。而指妻為漏網之人也。咸呼為漏網夫人。

冷先生

祁昭。淮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廈。一日坐月下。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訝素昧平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髦髻身偉。長鬚飄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于宅寬敞。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污穢。若承允諾。刻日即至。祁辭以逼近家堂。同宅居住。早晚不便。客不答。怫然而去。祁以客何為。粗率乃爾。無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悟冷先生已攜眷來。然不見其形。群相驚疑。恐其為害。戒家人勿往後宅。遂加鑰關斷焉。頗覺其靜。年餘。炊夫取柴。瞥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即出告于眾。群相喧譁。舉械亂擊。忽空中有人喚曰。勿相擊。此非他。乃後房冷二爺也。適從何來。胡醉至此。幸

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祁恐獲罪。乃謝過曰。庖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為賓主。尚祈原諒。祝罷。冷忽至。曰。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柴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主人畏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蔡十

甘肅甯夏有蔡十者。家貧遠遊于黔。僑寄鎮甯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漆木棍作挑。細小有力。可駕二百餘斤。驚訝久之。俟其止足停薪。細視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喚入飲以酒。其人將棍豎。斲門首。見棍尖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一兩與渠換之。蔡即舞弄良久。負薪者以為合意。思欲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疫症。急請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增價。次日上山。尋取新柔堅潤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價。遂往山尋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蔡見之。數惜大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故。對曰。我在山中採薪。居人以牛犂田。見山中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有毛在棍頭上。揮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行肩覺輕。蔡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蔡十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矗矗。秀色參天。多栽黃果。此處即以黃果樹名之。下

有溪闊五丈許。水聲汨汨。屈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水至此直衝而下。成方池。池闊十丈有奇。四圍高五六十尺。猶水成潭。遙見對面有亭。傍山倚壁。迴峰若城。層巒錯出。令人慕想無窮。諸亭環視石橋。見瀑布二道。足練飛灑。而橋石玲瓏。苔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施采鮮妍。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即西遊記之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霧岫宜生靈物。無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霞光五采。水面騰輝。知是水牛出也。近此者時見之。蔡十于峭壁巉巖。腰有石洞。常產霧芝之處。伐笋結廬于旁。愛其清靜。坐臥其中。日俟犀牛。設有入無出之機關。裝易進難退之堅壘。總欲得牛。取其皮革。以為至寶。服其霧芝。得以上昇。守逾三年。一日午間。蔡十濃睡。逾時方醒。起視石洞之芝。為物咬盡。遍地牛迹。循跡而望。入潭而止。望之涕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犀牛也。行亦犀牛也。夢亦犀牛也。今以半晌之間。失其出沒。我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首。其詩曰。曉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何日巖前曳牛尾。逍遙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淨無泥。捨卻田園舊侶携。幻想兩塵能不隔。依依巒壑待靈犀。九光三秀影離離。此物人間信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

又遠時。癡守三年失一朝。神犀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彩。怕聽溪流過石橋。葱
蔥佳氣滿烟鬟。羈絆癡人住此閒。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紫華搖動等
閒香。潭影澄鮮行帶長。望水亭臺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日
淹淹着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難寬解歷年多。辟寒辟暑歇生涯。鳳腦無期遇合
乖。鹿鶴連蹤花滿徑。空留放蕩此形骸。茫茫大地等浮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
洲三島客。長生未得此生休。文犀之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彷彿舍身崖下路。
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即葬于山腰石洞中。至今
傳為古蹟。吁人之愚也。莫如蔡十。寶之生也。由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
妄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
殞其身。是欲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祥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博聞強記。乾隆中邑庠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
黑犬。高三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噬之狀。轉瞬不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
倏然從身旁飛過。方驚異間。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鬚。曰。汝兩世冤孽。數應

死。我已救此一劫矣。明夜犬還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麪作人首。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間。不可作聲。梁如其教。由板穴中窺之。至漏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至床。將衣脚下。咬碎面首。大嚼其羊。食畢。欲出。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舉頭仰視。似知有人。號惶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來。曰。汝令世犬厄已脫。不應言語。致犬知覺。來生尚須相報。尚有一厄。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置于床覆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視。見一巨蛇。粗如桶。雙目如燈。吞噬木棍。徐徐而去。俄見方巾者出。曰。子前生口利。殺人隱過。均遭殺身之禍。一化為犬。一化為蛇。尋仇以報。今難已過矣。還當懺悔。以消之。梁頓首拜謝。曰。兩蒙垂救。未知何路神道。祈指示。方巾曰。汝祖父有德于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瞻仰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楮。再拜叩祝。詢之土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逸也。

乾隆年間京宦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例入官號。北場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于東。一試於北。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何如。公深以為是。酌命長君東旋。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闈東場二紙。黎明。赴前門外關帝神前跪祝之。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父曰。汝兄由廩生捐貢。錄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中舉。何憂錄科之難。父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祠乞夢。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高脚牌。上寫童子六字。稟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尚像。大場斷不出此等題也。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子退而依題作一文。浼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題是童子六字。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為夢應于錄遺。而於三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也。熱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畢。親友攢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于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者。善戲謔。舉觴謂公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卻與夢應。衆問之。對曰。公子妙齡十九。尚未完姻。猶童子也。六字人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大笑。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之。揭曉日。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

也。長君北場未售。旋就教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綱。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尚未明。尋至號。將場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道。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即不見。出廁歸號。問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此矣。有人時少為安靜。無人則公然哭詈不休。問之。言要向某縣顧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即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邀入己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為妙。顧然其言。即求巡場官引至龍門。稟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干休。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條對。忘此事矣。中秋夜。正在寫策。忽見纖纖女手。並掩卷上。公吐氣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為。願以情訴。奴即顧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污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彼於矮屋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冤銷矣。公許之。女

鬼再拜而沒。公場畢而出。往尋顧。知出場日。已匆匆歸去。榜發。公果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摹歐陽。詢而得其奧。人咸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焉。某科奉調入簾。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末。草榜已定。專候拆號揭曉。衆房官閒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一曰。我所取某號。可謂有義必搜。無筆不透矣。又一曰。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影。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對曰。諸公所取為人。老王所取為己。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喜也。或謂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於卷中而羨其書法也。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公曰。硃卷。因悟字乃謄錄之筆。而悟薦中之悞。思欲別取一卷以換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佳。而忘謄錄之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比榜發。生如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貲。復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可支。

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廉章公。秉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以備薦。偶閱一卷。文氣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聞窗外巨聲曰。燭花已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窗外呼者。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入。將卷與閱。袁笑曰。此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慮。薦之亦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尺典制乎。何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途。亦曾夢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弟。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耶。生不解。公言。悞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女於八月初間。生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身為婢。五載。聞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喜其誠實。留之服役。恩師下問。因具陳之。公亦將場中燭

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誤對之中。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契所為。真可為天下用奴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恃質敏。恆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強完卷。常居三等之末。己亥復值恩科。蕭于是年歲考。幸居三等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曾鄉試。今以歲作科。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寓。日日清晨。隨筆成篇。旋即焚之。俟後外游觀劇。適有演扮關帝單刀赴會者。魯肅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語。蕭聞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夜。猶誦之。黎明見首題。子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籌奇別。忽想單刀赴會。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意。三場畢。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房而得蕭卷。覽之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惜前後奮筆直書。尚少警策。不能列為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後數試禮闈。年逾七旬。得蒙

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應試也。年逾五十矣。自以為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為有目者賞鑒。較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當緣于當道。或乞伎於同人。自存必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來。離山四五里。已聽水聲。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是山。忽起大風。船欲覆沒。各客驚慄。而網客焚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願求救于神。須臾風止。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即過局織蟒袍。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售備牲醴香花。到廟酬愿。隨行隨治神供。烹魚已盡。而小孤山將近矣。起篋更衣。候至廟。登舟上山。倏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客即焚香跪禱曰。弟子自蒙神祐。後刻刻感恩。故于數千里外。已備繡袍金環。今之動神怒者。蓋以修飾未潔。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餼再薦。即將金耳環投之於江。風頗稍緩。逾時乃息。網客又叩頭謝恩。船即順流。

而行。未曾登廟。行至半里。見漁艇。網中獲一鱸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即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即藏諸篋中。後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宰牲設饋。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薦牲饋焚楮帛而歸。噫。長江。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之於江。安望再得。乃入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後客舟過小孤山者。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

尺聞錄卷三終